

目 录

八十自述.....	张难先 (1)
缅怀先父傅慈祥.....	傅光培 (59)
回忆耿丹烈士.....	傅光培 (70)
我在武汉经历的“五四”运动.....	叶光国 (73)
胡宗铎、陶钧统治湖北的情况.....	卢蔚乾 (82)
我所知道的严重	方 瞰 (100)
孔庚其人	傅瑞华 (105)
黄镇磐的一生	赵 兰 (110)
北洋小军阀寇英杰	吴端伟 (116)
陈诚在湖北的二三事	朱茂凡 (119)
陈诚在湖北办的所谓“民享社”	张 泉 (123)
何成浚对汉口一纱的控制与掠夺	樊 明 (126)
曹祥泰发家史	曹美成 曹实生 (137)
清末三班六房与幕友家丁	吴端伟 (151)

八十自述

张难先

编者按：张难先先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去世，本文写至一九五四年年满八十为止。原分《义痴六十自述》及《六十以后续记》，今合并刊出，定名《八十自述》。文内除酌加标点，略有删节外，余仍其旧。

本文系采用作者次子张澈生先生所藏原稿之复制本，在某些情节上得其解答，并此志谢。

义痴六十自述

义痴六十自述缘起 生平不好语言文字，故文采不彰，人多轻之。然其行事往往为社会注意。今年六十矣。挚友严君立三曰：总宜稍留言说，以示来兹。吾讶其言，自问实无可传者，为事实所迫而为者，复随手弃去，奚所有。曰：可即其生平行事略记之，亦可供有志作人者之参考。余曰：姑俟之。今年多暇，时作时辍，经三月而成，此编名曰《义痴六十自述》。凡旧日文字，能搜得者，亦略取如于存之。

(中华民国二十三年重阳节沔阳
张难先义痴识于鄂垣之灵山窝)

甲戌(清同治十三年)一岁。

三月三十日卯时，余生于沔阳州东乡之接阳。谱名辉澧，字难先，号义痴。后以字行。

壬辰(清光绪十八年)十九岁。

从马吉庵师读。始应州试，携白卷出，以不工八股试帖兼恶科举故也。

癸巳(十九年)二十岁。

春，正月十六日，内人陈懿(襄勤)来归。复从武丞公读。读《左传》“思小惠而忘大耻”句，即萌种族之见。

甲午(二十年)二十一岁。

从武丞公读。喜读古书，临古帖。冬，从妻祖陈融庵(锦銓)先生读。

乙未(二十一年)二十二岁。

独居祖祠自习，扃门不通宾客。冬，十二月，长女端君生。

丙申(二十二年)二十三岁。

复从吉庵师读。冬，十一月十四日，兄采轩公逝世，废读任家务，经商，夜则读书。

丁酉(二十三年)二十四岁。

经商。秋，九月，长子少勤生。是岁惑于壬遁术数之学，常

与方士往来。

戊戌(二十四年)二十五岁。

为康梁变政有感，始究心当时之务。夜习技击之术。经商无起色，令三弟竺轩、大侄选丞分理家事，余则训蒙取脩金以补助困乏。

己亥(二十五年)二十六岁。

家奇窘，常断炊。赴湘谋事无成，狼狽归。家中连遭奇变，生意愈不支。母忧甚，咳剧，竟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逝世。

庚子(二十六年)二十七岁。

余弟兄分居。商业分于大侄选丞、三弟竺轩经理。余则分田数亩，由内子躬耕。我自此闭门读书，以图匡复。读东晋王凝之被杀事，术数之感始解。与许君沅香订交。

辛丑(二十七年)二十八岁。

全家贫病。赴荆宜鬻书画。在荆识徐鲁山、李培吾、黄志生诸君，均刮目相看。获鬻书钱达百缗。在宜遇蜀人鄢某，雄资财，通文史，极重视余，欲出粟为余纳捐官，余笑谢之。

壬寅(二十八年)二十九岁。

春，与孝感冷君子琴(调阳)订交，共习数学。冬，许沅香、向笙三、张品珊三君负笈来与共学。

癸卯(二十九年)三十岁。

遍阅新书、新报。夏，在向笙三家遇刘彤轩(鸿藻)先生，延余至其家授以写梅诸法，并以其孙女菊仙许字吾儿少勤。冬，复号召地方学子十余人延余至向家祠堂讲学。

甲辰(三十年)三十一岁。

正月，见学生忽开学之期，知其非真心向学者，即辞去，赴省。广结当时豪杰，若刘静庵、王怒涛、朱子龙、胡瑛、吕大森、宋教仁、田桐等。设立科学补习所革命机关。余与胡瑛、朱子龙投入第八镇工程营充士兵，以运动军队，预备清慈禧太后七十生辰与湘省同时起义。事前湘事泄，波及本所而被解散。本所同志王怒涛腊月刺铁良于河南彰德，不中，投井死。

乙巳(三十一年)三十二岁。

家居课子女。

刘君静庵见风潮息，复出依四衙巷圣公会胡兰亭主教所办之“日知会”，集同志，重振旗鼓。

冬，刘彤轩丈病故，钱解元桂笙为之传。

丙午(三十二年)三十三岁。

正月，受孝廉黄福、王劭恂聘，办理仙桃镇集成学校。

冬，萍醴矿工暴动，余下省欲与刘静庵谋响应。至则静庵与孙中山先生所派来之胡瑛、朱子龙、梁钟汉被汉奸郭尧阶报密成擒矣。友人具资促亡倭。余愤不欲生，狼狈返校。越数日，总督张之洞派兵围余校，逮捕解省。是案由巡警道冯启钧主办，逼供，欲死胡、朱、刘及余以立功。渠三人无证，余乃自承革命，誓死以绝冯望，供词洋洋洒洒达数千言。之洞览供怜之，叱冯为诬陷，冯甚窘。以静庵故，教会言于美公使向清廷力争，肃清王电之洞和平办理，狱始缓。

丁未(三十三年)三十四岁。

春，三月，大病狱中，几死。宿儒黄福、王劭恂缓颊按察使

梁鼎芬，具状冯道保余出狱就医。冯为之洞窘故，乘机释余以遂张意。系狱四阅月矣。病愈后，欲游吴越间，会皖省徐锡麟案出，慎庵(王劭恂字)先生力止之，仍延余续办集成学校。

戊申(三十四年)三十五岁。

春，正月，辞集成学校事，下韩读书，最契侯官严复诸译。

夏，为援救胡瑛胞兄家懋奔走湖南数月，从彭临九、张容川之请也。

己酉(清宣统元年)三十六岁。

春夏间，读书射猎。六月大水，全沔淹没，饥民聚啸抢掠，大吏疑余唆使，派兵弹压。经正绅张公石村(树棠)缓颊获免。二姊及友人许沅香因水灾惨死于外。

九月十七日，次儿澈生生。家奇窘，以麦麸野菜渡日。

佐理地方放赈。

冬，友人宋秀峰、吴延清、金松涛、徐瀛州在沔地办“勤业蚕桑公司”，延余为经理。

庚戌(二年)三十七岁。

公司地种桑不及，暂种杂粮以试土性。余黄冠草履，与工人共甘苦。至秋大获。三姊兄田选功，老农也，引以为助，因事溺毙越舟湖中，共痛。

是年常与彭临九、詹大悲、胡经武商党事，意见多不合。

辛亥(三年)三十八岁。

春，宋君秀峰购数万株桑秧于湖州，予督种后枝叶肥硕，行列整齐，乡人羡慕不已。不料四月虫发，诸方使尽无效。六月复大水，将枝干淹死，无法进行，仍来省奔走党务。时“共进会”、

“文学社”两革命团体俱虎虎有生气。至秋，川汉铁路风潮起，鄂军多调入川，党人以为有机可乘，益猛进。官厅侦骑四出。八月十八日，武汉两机关破，捕去多人。刘复基、彭楚藩、杨洪胜遇害。大索城中，人人自危。于是蔡济民、熊秉坤、蔡汉卿、阙龙、邓品三等，于十九日夜举火为号起义，遂占领楚望台而攻督署。总督瑞澂、统制张彪俱逃，而武汉大定矣。余时在汉川与梁瑞堂计事，闻武汉已反正，拥黎元洪为都督，即来省入諮议局，即当时之都督府也。蒋翊武执余手泣，谓宋卿不可测。吾谓明晨吾与君决之。次晨黎心决，余乃渡江适汉阳府，佐府知事李亚东治事。亚东系狱五年，神志昏愤。至汉口失，渠逃，余始离渠。

先夜胡瑛遇余，言武汉已难守，明日在沌口收溃军守岳州。余步行至沌口，只见散兵弃枪械逃，无收集者。余以大事去，回沔托妻子于友人向笙三，出亡。后侦知武昌、汉阳未失，复来省。自惭在汉阳无状，不任事，为各同志通消息。

十月，季君雨霖安襄郢荆招讨使之命下，强余同行，聘为顾问。抵仙桃镇而汉阳失，所拨刘佐龙一团归招讨调遣者，亦截留省城，招讨等于无兵司令。余即说刘司令英、梁司令钟汉、李司令亚东三部，悉归于招讨，而受其节制，军容始振。

由镇溯汉水出发，我因故附前站舟行，抵张截港。余方假寐，舟荡惊醒，则见十余职员及卫队登岸。问何事，则曰北兵至矣。余曰：即有敌，亦宜镇静。不顾而逃。余一人坐船中，悲愤交加。俄二军官来，盘诘，欲搬舟中物，余厉声叱之。一弁取刀欲杀余，余叱益厉。旋逃者查悉为土匪，率队归。匪逸，乃免。

次日抵沙洋。攻荆州者为唐司令，告急，招讨带兵往援，余留守。招讨惑细言，与唐牺支司令有隙，电余，囑令胡玉珍营攻唐部关克威支队。复曰：襄阳未下，荆郢未服，汉水以北，俱为敌有，若复自相残杀，纵不为身，若大局何。克威事，宜由唐司令处解决；不能，则尚有都督府在。千万宜和平，不宜激烈。维

君三思。招讨不纳，又与刘英、梁钟汉两顾问共电之，乃缓。荆州既克，季君由沙市归，怒犹未息，仍欲攻关。余曰：必电牺支宣布克威罪状，待牺支明其罪行，请招讨代去其疾，而后可图也。从之。牺支复电，谓关君已调回，无需君等过虑。事遂寝。余至此与雨霖疏，旋抵襄阳。

壬子(民国元年)三十九岁。

阳历二月十二日，南北和议成，清帝逊位。拟辞招讨归，招讨不许，复电余赴武当山迫钟鸣世回。先是招讨信妄人言，谓武当金顶为真金，命财政处调查，钟鸣世带兵一队往取之，以充军实。后和议成，招讨知钟冒昧，恐滋事，故有是命。余兼程往。中途即闻钟与地方冲突，死十余人。至草店(武当山下集镇)，访正绅询问真象，始知钟一路砍毁神像，扬言将拆金顶。附近居民多恃庙会为生，于是约数百人与钟格斗。兵死二，居民死十三。钟走时，谓三日内即带大兵来此痛剿，居民悉逃。余约绅耆同往以安慰居民，沿途演说吾来意，保证以后无事，并嘱通知逃者速归。过磨针井，见被杀之兵尸二，为函雇人送二尸交均州牧殓送行营。抵太和峰，见棺木十余具，即前日格斗所死之居民，经州牧相验飭殓者。余目击心伤，不觉泪下。峰上有六合楼，此役即在此发难。道士导观金顶，果然金光射目。其实冶铜为殿，饰以黄金，御碑已有明文。归，即主张惩办钟鸣世，雨霖不纳。至省，每处开欢迎会。余以政权让于袁世凯即非佳兆，而起义伟人又复浮躁浅陋，心实忧之，故均不到。一日，“口知会”、“文学社”诸同志专为余开欢迎会于抱冰堂，谊不可却，遂到会。请余演讲，余以本党业让位于袁，席未暖而又欲倒之为不妥。即曰：本党既举袁世凯为大总统，自宜放手听彼一做，天下未有一面以刃授人而即与之斗者。本党宜各省立一大学，集同志讲学于斯。一因各同志奔走革命，学业荒废，宜趁此求学，以便担当国事。再因奔

走多年，均感疲惫，可藉求学为休息之计，以恢复精神。三则以恬退风示天下，使天下晓然知本党为光明磊落。袁贤，不啻代吾辈之劳，何乐如之；不贤，以吾辈出处之正，人才之多，是非曲直，深入人心，吾以为去一袁氏，不啻摧枯拉朽耳。²吾侪同志，宜深谋远虑，不宜于袁世凯是非未明之日，摘其一二小节，奋其空拳，以与之争一日之胜负也。言毕，“文学社”同志杨子畅出而反对，其余亦附和，于是不欢而散。余尔时见同志之浅陋嚣张，知隐患实深。自维才德俱不足以感人，于是发愿读书，预定十年后再出问世。时都督已委余为秘书，辞职，购数笈书以归。

夏，六月，胡瑛、刘元瑞在崇阳城山组织学会，延余主讲，主持数月。学员中有钱介盘、刘箴生、卢寄生、盛涤如等数十人，俱中学毕业者。余名学会曰“人学会”，注重心性而佐以治术。后以故辞去。

秋，家复患水，留省垣高观山读船山易传，充模范讲演团讲员以济膏火。

癸丑(二年)四十岁。

三月，教育司司长姚彦长(晋圻)委余为模范讲演团团长，许只担任三月，期至辞去。因时局日起变化，承袁旨者欲尽驱国民党人。余走后而风潮至，知己易人而止。

黎元洪崇拜余之品节，遣人致千元，通殷勤。当分恤故旧，余则购书、偿债，千金立尽矣。

秋，回沔，思以畜牧资生，时“勤业公司”已停办，余则分购公司田二十余亩，徙居中草药岭耕读焉。

甲寅(三年)四十一岁。

夏，五月，畜牧因乏资失败，禾稼复厄于蝗，生计又绝。

九月，应省立模范小学校长王毓兰聘，任教员。

乙卯(四年)四十二岁。

暑假辞模范小学事，游首都，藉观政象。抵京之翌日，“筹安会”组成，为首者有胡瑛、孙毓筠二人。愠极，即循海道归，灌园为业，鸡鸣入市售菜，严冬立十字街头，见者恻然，余则不自觉也。会帝制起，同志等谋倒袁，约余协助，乃赴省住友人孙雨初处。

丙辰(五年)四十三岁。

春，黄安江君迪生(竟飞)主张由南湖陆军中学发难，约余在雨初处备缓急，因雨初办理白沙洲小学，在南湖附近故也。至期寂然。次日，始知迪生在南湖鸣枪发难，校中无应者，且整队出，遍索党人，迪生溺湖水中，不没者仅口鼻，以夜黑得免。黎明，湿衣奔青山，伤寒，病月余故。

夏，南湖事败，省中风潮大，因买舟回沔。乡人悯余卖菜之苦也，约十余人劝余在乡授徒。至秋，来学者众，聘雨初助教。惟余自修心切，总不以舍己营人为然。年假遣散学子，一意自修。

丁巳(六年)四十四岁。

春，读张江陵、熊襄愍、左文襄、胡文忠诸集，并左、胡两集分类编缮。宗南海康氏言，纵临汉魏六朝诸碑。

夏，刘君子通介绍黄冈某与余长女端君议婚。某，保定军校毕业生，在刘佐龙部见习，时刘驻德安。往德安调查，后又至其家细访，大致不差，遂订婚焉。不料后成怨偶，痛极。

六月淹水，生计又绝，因鬻书得二百余缗，始能卒岁。

冬，南北相攻不已，心颇恻然，欲适粤一行。至沪，函告汪氏精卫，精卫访余于李亚东处，谈粤事甚悉。余见粤事纷乱，不愿往，精卫力劝余行，并云君素以未见伍秩庸先生为念，此去只

见秩老可乎？许之。汪付恳切之介绍书，并赠以诗。抵粤，见秩庸，则官气逼人，令人作呕，随留书精卫家，回鄂。后精卫复书，谓：“秩老为人有习气，近来倚老卖老，此习愈深，所憾者铭未预与先生言之也”等语。自信未为汪氏所诈也。

戊午(七年)四十五岁。

夏正，由粤抵申，住李亚东处，度岁。同亚东访李梅庵先生问书法，承赐观宋拓张猛龙、张迁、礼器及旧拓石门颂、郑文公下碑七八种。当夜买舟归，从此不问世事，以授徒度日。

暑假，循族人之请，修祠、纂谱，劳极，数月均告成。

己未(八年)四十六岁。

夏正，聘聂君松翘(国青)助教。冬，来学者众，欲办中学，奔走校舍教员，备极辛勤，其堪任教学者，皆陋乡村不就，遂作罢。

阅陈独秀所办之《新青年》有感。

庚申(九年)四十七岁。

夏正，精神极烦闷，觉再不能住乡间面墙而立，于是将学生送省垣各学校，只身走北京求学，因其时杜威、罗素俱在京讲学也。为生事计，应友人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聘，教其女苹英(后与吾次子澈生结婚)，星期则进城会友谈学。先是熊君十力介晤梁君漱溟，过从甚密。后复见蔡子民、胡适之，见适之轻薄，遂再不往。馆址距西直门三十里，困于经济，俱步行。进城往返则百里，年近五十，实非所任；加之次女十四，次儿十二，三女年十岁，俱值学龄。冬，辞馆还家，谋徙燕。

辛酉(十年)四十八岁。

夏正，得襄勤同意徙燕，于是质田得数百串作旅食之费，余

田则交襄勤在家耕种，冀可补助京需。部署既定，即携儿子少勤、澈生、媳刘菊仙、女肖瑜、汉妮进京。时澈生咳血，汉妮幼弱，其母依依不舍，亲送至京。既至，租西直门内崇寿寺东房以居。京师学堂多，当引肖瑜、澈生、汉妮投考，片时俱定。随将所携之款购米炭、付租金，预备支持半年，一心求学求友。每夜至北京大学听杜威、罗素讲。漱溟复介见番禺伍庸伯观淇，观淇复介见梅县肖隐公、林宰平、李任潮等，每星期日会讲于西什库德庆冯竹贤（宝森）寓，推隐公为首座。隐公研究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尊孔子而排斥孟子，我受感动至深，因我素宗孟子故也。暮春，梁君漱溟见我人口多，四壁肖条，欲每月送我津贴三四十元，余笑谢之，只祈在学问上助我，自后即不再言。

夏，政府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。时吴威震全国，举足有轻重，驰书痛陈大局利害及所应由之途径，吴不能纳。

暑假，长女端君赴京省余，见弟妹等无人照拂，辞豫教职而就京事，助余不少也。

秋，资斧已罄，由“日知会”老同志张佩绅介绍参谋部充录事，以余决心不作北洋军阀事，故选此抱关击柝为之也。余在部有事则写字，无事则看书，甚安心。后次长蒋雁行知吾为人，不忍吾屈居书佣，商总长张怀芝延课其子侄。渠子侄俱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，怀芝耻渠等中学太差，极同意，命杨科长来致意并请去一晤。余窘甚，当走佩绅处求婉辞，不得请即逃，佩绅知余不可屈，详说乃解。

冬，端君与某结婚于万生园。

壬戌(十一年)四十九岁。

参谋部常数月不发薪，奇窘。二月初，解身上之棉马褂质银三钱。次日，又解棉袍质银一钱五分。燕市酷冷，严寒解质，其窘迫为何如也。去年清理书籍，此账犹存，因剪下裱悬中堂以警

子侄云。

夏，大总统徐世昌被迫逃，有赞成黎元洪复职者，余去电阻之曰：时我公想为政客围绕，失其主张，我十年未开口，今请一鸣。公须以大总统让中山，自居副总统职，如此，则南北可统一，公名位日隆矣。发电后，阅报知拥黎者为蔡子民领衔之国立八校。气极，即驰书谏蔡曰：子民先生，阅报知公等一致拥黎，漠视西南政府（去年西南非常国会已举孙中山为大总统），仆诚期期以为不可。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，是狭隘的，是苟且的，是糊涂的，是违反真正民意的，是袒护有枪阶级的，是会造成异日大战的，是有辱吾国最高学府的。公等执学界牛耳，出言不可不慎，主张不可不公。军阀专横，恃政治家以纠正之；政治家污浊，恃学者以纠正之，今学者又复如此，则吾国之苦，百姓将永远无宁日矣。气愤填胸，不知所言，望公等自摸良心，自筹补救，无为吾国造绝大之恶势力也，则幸甚。另抄仆昨致黎黄陂电附览。

余此时亦闻有人谏止黎氏复职，业通鱼电表示不来。乃某月某日突至京就职，余悲愤不可言喻，知祸机又伏，精神日感痛苦矣。

九月，奔三弟竺轩丧，旋里。乾西院农民围绕诉水灾苦况，求余指示。告以选好人办理堤工。群举陆国钧，国钧畏劣绅不敢承。农民求余劝陆应允，陆难之，许以困难时臂助始承。渠等预备开工，余乃北上。

癸亥（十二年）五十岁。

夏正，为乾西堤工事，土劣果尔群起窘陆，陆连函诉苦。余以曾允有难臂助，复回河佐陆督工督费，日巡堤步行数十里。数月堤成，土劣仍拖延堤费，亏款二千串。

时友人李济深函约赴粤，即借债偿欠而首途。秋，九月抵粤肇庆，李济深督办委余为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。

冬，本党谋改组，草数千言书寄汪精卫，痛陈历来症痼，囑渠商总理以大无畏精神洗涤之。精卫复书嘉纳。

甲子(十三年)五十一岁。

春，本党改组，余在高要县党部登记。总理见老党员之腐化也，于是联共以厚革命力量。十五年北伐成功，即得为此一支生力军也。

夏，大元帅欲办全省清乡，囑秘书长古应芬筹备，古亲赴西江约余至省商讨，计划已定，因商团之变而止。秋，讲武堂停办，西江善后督办裁撤，改设广西梧州善后处，李济深为处长，复调余至梧州任参议。

乙丑(十四年)五十二岁。

春，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，总理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，全国震动哀悼。总理生于逊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二日，享寿六十。天不假年，以致国事日非，痛哉。

秋，七月一日，国民政府成立，举汪兆铭为主席。

九月，杨希闵、刘震寰叛变，李师长济深(兼粤军第一师师长)率师讨逆，余留守梧州。十月乱平，李师长回梧。

十月，政府任余为广西樵运局局长。就职之日，裁汰拿月薪者数十人。开员役大会，决议革除陋规三十余事，复增薪以养廉。

冬，政府预备北伐。汪主席至梧，召集粤、桂、黔、湘四省代表商讨出师计划，余亦多所贡献。

丙寅(十五年)五十三岁。

元月，政府以琼崖克服，调余任琼崖各属行政委员，因离梧赴琼。下车之日，见民众不悉政府政策，于是广发告民众书，集署中职员，分数队，专事宣传，民众始感悟奉令矣。琼崖共十三

县，为军阀邓本殷盘据八年，民不聊生，迫而为盗，于是注重绥靖。一则办理民团，一则商请驻军协助，数月后趋于安定。琼崖气候温暖，宜于农林，于是与专家筹划开发。五指山黎人历受压迫，于是访得大学生黎族王昭夷，嘱其约各酋来琼参观。不多久，果邀数十人来。余宴之于行政公署，纵其舞蹈，复亲导参观市政、学校、工厂、军警，并讨论整顿黎区方法，俱感兴奋，经旬始归。

冬，十二月，政府裁撤五路行政委员，调余任监察院委员。先是全粤新收复，民政厅长鞭长莫及，因设五路行政委员，直接任免县长。经年，庶政略上轨道，因废此制。琼崖中共同志多，因彼此做事积极，相处甚欢，宰琼一年，得力不少。

丁卯(十六年)五十四岁。

元月离琼回省，赴监察院就职。当时税务人员多贪污，于是彻查黄冈厘厂帐，巨公缓颊者如雪片飞来，悉置之。厂长某惧，奔香港匿。

以干股贪污案传讯代外交部长某，不理，接连严传始至，一讯而服，押解法院。

平反台山县长刘裁甫狱。

四月辞职，拟回鄂。在院数月，贪墨者震慑。

离粤抵沪，同乡旅沪者告以武汉清党，一塌糊涂，汝不可去。不得已，即赴杭州小休。

六月二十六日，中央任命余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。七月，赴粤就职。土地政策，必须先正经界，于是博搜中外载籍，遍访专家。数月，始知此事非多事之秋所能办，因辞职，并请李主席济深建议中央裁撤各省土地机关。中央悟，当将南京市土地局撤消，渐达各省，免滥耗国帑也。

冬，十二月抵鄂起岸，戴北方之长统风帽，只双眼有小隙能

视，头面全蒙，虽故旧觐面，亦无识者，为省无谓之周旋也。抵家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以离家五年，彼辈皆长大也。

少顷，中央任命余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。骇极。因吾家中之财政俱未理过，何能堪此。具文向中央辞。鄂人有知余回家者，秘报省府，主席张知本来访，促余就职。张走，即附轮赴上海避之。

戊辰(十七年)五十五岁。

沪嚣尘，复徙居西湖寺中，度岁。居数月，鄂人或有营余拆湖北之台者。旋建设厅长石瑛、教育厅长刘树杞来，亦云非君去我等不去，于是鄂人益借口函电催促。不得已，乃同石、刘两君联袂回鄂。三月十一日就职。从整理征收(即旧日之厘金局，弊病极大)着手，慎选廉吏，严惩贪墨。汉口征收局长为白崇禧之胞兄崇墨，恃势不治事，免职，而委朱树烈。武穴局长为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之嫡表，长不到局，撤之，而委章裕昆，皆廉干老同志也。数月，财政大有起色。

夏，确定税则。湖北税则至离奇，惟厘蠹手中有秘本，任意高下，商人无据理论。余则委科长夏赋初主其事，会同汉市各帮商人详细讨论，二十余日告成，印万册，遍发局卡商会，其余由商人购买。于是员司无敢滥征，商人不受蒙蔽，货流而税裕矣。

印经界三书数千本，每县发五部，由县长交回乡正绅研究，以为异日清丈土地之预备。经界三书者，即民初蔡锷长经界局所编之《经界法规草案》、《各国经界纪要》、《中国经界纪要》三书而合装者也。三书由中外各专家会编精印，向称巨制。秋，拨一百五十万元委唐有壬、王渐磐筹备湖北省银行。筹备就绪，任唐有壬为行长，王渐磐为副行长。

冬，筹备武汉大学，成立建筑委员会，推李四光为主任，余与石瑛、刘树杞俱为委员，选定东湖珞珈山为建校地址。余拨二

十五万元交建筑委员会开办。

冬，十月，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来电请余为铨叙部部长，同时电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、省政府主席张知本劝余允就。随李、张来，询吾意见。余曰：两公视余可否离开财政厅，可则去，否则留。两人同声谓湖北财政经张先生整理，蒸蒸日上，何能离开。余曰：若公等言，我决不去，惟请公等善为我辞焉。戴接李、张与余婉谢电而止。

己巳(十八年)五十六岁。

春，正月，迁葬刘烈士静庵墓于卓刀泉伏虎山，为撰碑文刻石以表墓。

三月，政治分会李、白与蒋主席意见日深，竟逐湘主席鲁涤平而易何健。余与石瑛不忍见自相残杀之局，辞职。未行而祸作，蒋主席亲率兵击李、白桂军，桂军不战而溃。蒋至汉，余与石瑛俱亡匿。蒋派人踪迹余复职，不应；继派肖萱威胁余，谓控我者多，不顺主席意恐不测。余曰：若因案传我，公文何时到我何时往，复职有关羞耻，虽系颈不往也。遂不再强。交卸后，读书灌园，真所谓无官一身轻也。撙节所积略二千元，费千元卜居高观山麓，即今之灵山寺巷灵山窝也。其额为欧阳竟无先生所书。

秋，九月，戴院长复派人来致书，请余任铨叙部部长。书辞恳切，不可却，遂赴京筹备。

庚午(十九年)五十七岁。

一月六日就部长职，行成立典礼。余感于住京数月，见各机关之泄泄沓沓，顿发最沉痛之呼声。散会，一要人曰：此追悼会也，何谓之就职典礼。余闻之益痛。开办后，政府及五院之职员送审者源源而来，其审查名册证件，毫不假借，不合者径予免职，触犯刑事者径送法院。卫生部有一违法职员送交法院，部长刘瑞